

康藏高原的春天

陳斐琴 葛洛等著



重慶市人民出版社

康藏高原的春天

陳 斐 琴 葛 洛 等 著

重慶市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3006

康藏高原的春天

作 者： 陳 斐 琴 葛 洛 等
主編者： 西 南 文 藝 社
重慶市人民出版社
出版者：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
(重慶滄白路23號)
印刷者： 西南工人日報印刷廠
(重慶解放西路)
發行者： 新華書店西南總分店
(重慶黃家壩口)

1-20,000 一九五三年七月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目次

打通雀兒山·····	野民	(一)
光榮的腳印·····	顧工	(一三)
梅里雪山的日日夜夜·····	艾子禾 荆風	(二四)
康藏高原上的空投員·····	張聯方	(四一)
和寒流賽跑·····	吳源植	(五〇)
前進在祖國的高原上·····	吳源植	(七二)
康藏高原的春天·····	葛洛	(八九)
康藏公路在勝利前進·····	陳斐琴	(九五)

打通雀兒山

野 民

雀兒山高五千三百公尺，就像一片戳天石闢一樣，由北而南，橫亘在康藏交通綫上。去年九月底，我西藏軍區×部受領了在雀兒山上搶修公路的任務。上級指示說：「雀兒山是個頑固堡壘，阻擋着康藏交通的大門，我們一定要在年前打通它，任何困難也影響不了我們的決心。」二連一班長周登華說：「困難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從來都是人克服困難，沒有困難克服人的！」——打通雀兒山，我們這一班請求當突擊隊。」

出發前的一天下午，指導員找周登華談話，因為不久以前，他曾患過眼病，現在還沒有完全好，連部打算把他暫時留下來，等休養好了再去。他向指導員請求說：「讓我去吧，指導員！這次任務很艱苦，困難一定很多，正是要我們黨員出來帶頭的時候，我怎麼能留在後面休息呢？」指導員說：「這個我們都知道，我們也很希望你

能够和部隊一起走，可是你的眼病還沒有好完全……」「指導員！」他截住指導員的話說：「志願軍同志在朝鮮戰場上負了重傷都不願下火綫，我生了這麼一點小病就要休養了嗎？我就這麼嬌氣嗎？」指導員只是默默的看着他，沒有表示態度。周登華更着急了，又說：「指導員，你是知道我的脾氣的，要是在這種時候硬把我留在後面，我一定睡不好也吃不好，眼睛更好不了。」指導員經過一番考慮之後說：「好吧，那你就跟着走，不過你要特別注意保護你的眼睛。」

周登華滿意了。在回到班裏去的路上，他想：「雀兒山既然是個頑固堡壘，我們就要準備好攻堅的武器，方能戰勝它！」「對！馬上動員大家檢查工具，修理工具……一定要戰勝雀兒山！」

十月初，部隊來到了雀兒山。

十月，在祖國的內地還正是秋天；可是在雀兒山已完全是冬季的容貌了。山上鋪滿着銀色的冰雪，到處白茫茫的一片，就連山下的松樹柏樹也都成了白頭翁了。

山上沒有一塊平地，帳篷就撐在積雪的山坡上，雪上鋪起一層乾樹枝，就算作床

——因為有彈性，戰士們叫它做「鋼絲床」。雪化的時候，床底下往外流水，戰士們叫作「自來水」。夜間氣溫降到零下卅五度，戰士們一夜被凍醒過來好幾回，真是冷得够噲！早上起來一看，更絕了：帳篷上，衣服上，被面上，甚至連人的頭髮和眉毛上，都結了厚厚的一層霜，有些把頭貼緊帳篷布睡的戰士，頭髮就凍在帳篷上了，早上起不來直叫喚。周登華鼓勵大家說：「同志們，今天的艱苦，就是明天的光榮，將來的幸福。」

滿山都是冰凍，一抬腿就是走在冰上，行動非常困難。周登華同志却滿開心地說：「不簡單哪，我們的生活真够講究的啦！這路是玻璃路，這坡是鏡子坡，明晃晃，亮晶晶，刮多大的風，保險一點灰塵也沒有。」戰士們說：「班長，叫你這一說，咱們的生活倒挺美氣的哩！」周登華笑笑說：「那就看你是怎麼想的了。」

雀兒山剛和我們的戰士見面的那一天，還比較客氣些，第二天就不行了，大風大雪鬧了大半宿，有的帳篷給雪壓塌了，有的被風刮跑了；也有的因為地勢太陡，「鋼絲床」整個搬了家——滑下去了！大家議論紛紛，都說：「雀兒山翻臉了！」周登華說：「那怕什麼，我們就是找它來的！」大家說：「對，活的敵人都給我們消滅了，

這死的雀兒山還能難住我們嗎？」

開始動工了，戰士們在雪地上，在刺骨的冷風中施工。但雀兒山的氣候竟險惡到這種程度：連那最最堅硬的花崗石，開出來不要幾天功夫，表層就全凍酥了；戰士們的手上每天都要裂開許多道血口，昨天的血口上又裂開了今天的血口。周登華同志的兩手，不知裂開了多少道血口了，每道血口上都凝結着血塊，粗糙得像柏樹皮一樣，做工的時候，常常因為震動又冒出血。有一次，他掄起八磅錘，一口氣打了一千二百下，創造了全連打錘的最高記錄，但兩手震動得太厲害了，鮮血就順着他打錘的姿勢，洒在他面前的潔白的山坡上。同志們看了都心疼，勸他休息，他說：「爲了解放祖國，大家流過多少血啊！爲了鞏固國防，建設祖國，我流這一點血又算得什麼呢？」

惡劣的氣候考驗了周登華，他永遠是樂觀而堅定的，每當氣候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候，他就高喊着下面的口號來鼓舞大家：

「艱苦就是光榮，頑強才能勝利！」

「用我們的汗水，洗去藏胞的痛苦！」

「用我們的熱血，化開雀兒山的冰雪，修起國防大道來！」

人們到了冬天總是特別喜歡圍着火盆，戰士們在雪山上、在刺骨的寒風中做工時，特別喜歡圍着周登華。戰士高俊義說：「一見到我們班長，一聽到他的聲音，心裏就熱了！雀兒山再冷，也不覺得了。」

周登華好比是雪山頂上的一盆火，晝夜不滅，溫暖着戰士們的心。

可是，不幸得很，周登華同志的眼病復發了。同志們在兩步以外遞給他紙烟他都不見，但他還是堅持上工。同志們勸他休息時，他總是說：「沒有關係，過一天就會好的，完成任務要緊。」

在一天下工回來的路上，周登華同志的眼睛完全看不見了。他痛苦地拉住指導員說：「我的愛國修路計劃還沒有完成，雀兒山還沒有打通……」指導員安慰他說：「……雀兒山一定能够打通的。對於你的眼睛，我們注意得很不够……現在情形是很嚴重了，你要安心休養。黨和上級，一定要設法把你的眼睛治好……。」

清早起來，部隊都悄悄地上了工去了，周登華獨自一人被留在家裏，這實在是從來沒有過的事，從來都是他走在全連的最前面，領着大家去上工；可是現在……他心裏非常難受。

工地上不斷地傳來熱烈的號子聲，愉快的歌聲。要在往常，不，就在昨天，他還是帶領大家唱歌的人，可是現在却要在旁邊聽着人家唱了。他捺不住了。他想獨自摸着上工去。可是剛摸出帳篷，就蹣了一跤，差一點從「鏡子坡」上滑下去。炊事班的同志趕忙過來扶他起來。爲怕他一個人在班裏太寂寞，就把他帶到炊事班去休息。

一進炊事班的帳篷，正碰上文化教員在幫助事務長算伙食賬，周登華問道：「文化教員，你怎麼還沒有上工去呀？」文化教員說：「馬上就去了。」這回答太使他高興了，他也不知道自己離開文化教員究竟有好遠，就憑着感覺上大概的估計，猛地往前一撲，剛好給他撲中了。他雙手緊緊拉住文化教員說：「帶我到工地去！」「不行，指導員說過了，不能帶你去。」「不帶我去可不行！」他很着急地說。文化教員急中生智，伸手從旁邊拿起一只磁碗和一雙筷子，敲打了幾下，說：「你讓我吃罷飯

再帶你去好不好？」他信以為真，就放手了。他一放手，文化教員就悄悄地走了。

周登華同志滿懷希望的等着，等着，等了好幾分鐘，文化教員還不來帶他走。他又着急了。「文化教員，你怎麼吃這樣慢哪？」沒有人答腔。「文化教員，文化教員！你可別一個人偷跑了！」還是沒有人答腔。炊事班同志忍不住了，只好告訴他：「文化教員早就走了。」

「文化教員早就走了！」這句話就像千斤鐵錘打在他頭上一樣，他難過得什麼話也說不上來，站起來就往外衝。大家急忙攔住他。他說：「我要回班裏去。」回到班裏之後，他蒙着頭痛哭了一陣。他想：「我真的就不能工作了嗎？從今以後就光能吃飯，喘氣了嗎？那不是成了廢物了嗎？」他心裏很亂，想得很多，許多東西就像電影一樣，急速地從他腦子裏閃過去。

他想到了工地：同志們此刻正在愉快地做工，忘我的勞動……。他想到了朝鮮：志願軍同志此刻一定是在緊張地挖着工事，準備消滅敵人；或者是在爬雪山，過冰河，追擊美國強盜。他又想到了拉薩：進軍的首長是不是太辛苦了；先遣隊的同志們一定是在挖野菜，開荒；休息的時候，總是面向着東方，盼着咱們早一天把路修到前

面去，支援他們；拉薩的藏胞們，一定會常常拉住同志們的手問：「地菩薩——汽車——什麼時候開得來，我們藏家什麼時候才能坐上去看毛主席……。」想着，想着……他忽然大聲的像宣誓似的說：「我不能休息，我要工作！」可是做什麼工作呢？眼睛一點也不爭氣。

他無意間摸着了一雙濕透了的髒鞋子，接着又摸着了幾雙。他心里亮了：同志們都很忙，我去代他們洗一下吧！於是他又仔細的找了一下，又到二班和三班的帳篷裏找了一下，一共找着了十八雙，肩膀上，脖子上，都掛滿了鞋子。他蹲下身子來，用兩手探路，走到了炊事班，讓担水的同志帶他到山溝裏去。山泉冷得刺骨，手凍麻木了，他就捧在嘴上哈幾口熱氣，暖和一下再洗，一直堅持到把十八雙髒鞋都洗完。他那堆滿了血口口的雙手上，又裂開了一批新的血口。

洗罷鞋之後，天色還早，周登華同志在帳篷裏休息了幾分鐘之後，就又不安起來了。他真是一分鐘也不能閒的人。他常說：「離開了工作，離開了大家，就像是離開了空氣一樣，胸口發悶，腦袋發脹，心臟都像要爆炸的樣子！」可是他的眼睛一點也看不見，還有什麼能做的呢？

他想起來了，炊事班同志說過的，今天除他之外，還有四個病號留在家裏。究竟是那四個呢？他們病的情形怎樣呢？他都不知道。他想，在這樣的地方，生了病是很苦悶的，我應該去找他們談談，那怕是說句笑話，讓他們開開心也是好的。主意打定了，他就又蹲下身子來，用兩手探路，艱難地在「玻璃路」上移動着脚步，走出帳篷，邊走邊喊：「這是幾班，誰在家？」

終於，周登華走進了一個帳篷，這裏有兩個生病的戰士，正在討論着什麼問題，兩個人爭論得很有趣。他們對於他的來到，非常驚異。三個人沉默了一會。周登華說：「你們繼續談吧，我也參加聽聽。」一個戰士問道：「一班長，你常帶領大家喊『艱苦就是光榮』的口號，我也覺得挺對，可是一遇上困難的時候，光榮好像就跑啦，單剩下艱苦了。」周登華說：「那不是光榮跑啦，是你把它忘啦。比如說，咱們在這兒修路，苦不苦呢？我說苦，誰說不苦讓他搬到這兒來住幾天試試看。可是你要是老低着頭想：『風這麼大，雪這麼深，天氣這麼冷，空氣都稀少到不够使喚……苦哇，苦！』那就壞了。」「那你說該怎麼想呢？」那位戰士很感興趣的問道。「你要這麼想，一他故意把聲音放低了一點，身子也向那個戰士靠近了一點，「我們吃這個苦是

有代價的，我們多吃一點苦，就給藏胞多添一分福，對保衛祖國、鞏固邊疆增加了一分力量。毛主席不是叫我們要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嗎？這就是我們的光榮。」另一個戰士天真地問道：「我們在這裏吃大苦，出大力，建設邊疆，毛主席能知道嗎？」周登華說：「努力幹吧，同志！毛主席會知道的。把邊疆建設好了，全中國人民都會知道的。」

晚上，周登華同志還是照樣堅持做黨的工作，因爲眼睛看不見，開始他是在班裏等大家來彙報；可是黨員同志們見他有病，就直接向支部委員彙報了，他等久了，便又獨自摸出帳篷，去找黨員同志要彙報，大家勸他說：「你還是多休息，黨小組的工作臨時找人代理一下吧！」他說：「你們不要這樣看我，我眼睛壞了，思想沒有壞，耳朵嘴巴都沒有壞，我還是能够工作的！」

第二天，周登華同志起來得特別早，他決心要拉住一個人，帶他到工地去，可是同志們都早有準備了，又都悄悄地走開了，唯有一個送水到工地去的炊事員同志，沒

有注意，被他拉住。那炊事員同志說服不了他堅決的央求，祇好把他帶到工地。

周登華到了工地，戰士們太感動了；大家齊喊着「向周登華學習」的口號，工作更加緊張起來。連長、指導員都到團部開會去了，排長被他這種要求工作的熱情深深感動了，一時竟忘掉了要阻止他工作。周登華向同志們要了一個鐵簸箕，參加了清除碎石的工作。

路邊就是陡崖，誰要是一失足，掉下去就別想活。當周登華端起第一簸箕碎石向路邊走的時候，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工作，屏住氣，注視着他，都怕他會多跨出一步，掉到陡崖下面去。

這樣的做工，真是太危險了。於是有人給他想了個辦法：用一根繩子，一頭扣在他腰裏，另一頭拴牢在山坡上，繩子比路面的寬度短一些，這樣就算是保上險了。大家都比較放心，周登華同志工作也更大胆了。不到一個上午，他清除了一萬五千斤碎石。

中午，指導員回來了，他看到周登華是這樣地在做工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停了很久，他才過去拉住周登華的手說：「好同志，休息吧！團部已經決定了，要你立刻

離隊休養。」周登華猛地一驚，鐵簸箕「吭噲」一聲，落在地下。他的思想狂潮般的湧起，千言萬語，一時又不知從何說起。他冷靜地想了一下，轉過身去向大家說：「同志們，仗還沒有打完，我就要撤下去了……希望同志們多出力吧！我們一定要戰勝雀兒山，把公路修通到邊疆去！」

周登華同志患的是乾眼病，經過一個短時期的休養之後，就復明了。那時候，雀兒山已經打通了，他是乘坐汽車歸隊的，當汽車開過雀兒山的時候，他那高興勁兒是沒法形容的。像平時在工地上領喊口號一樣，他不斷地高喊着：「雀兒山被我們戰勝了！」「……」這聲音是如此的嘹亮，壓倒了馬達的吼聲，震撼着遠近的山谷，激起了巨大的回響。

汽車翻過山頂之後，加快了速度前進，冷風夾帶着雪花迎面撲來，薄冰被車輪壓的嘩啦作響。周登華依然呆立在車上，默默地眺望着金沙江西岸一層層銀色的山峯，心中想着：「前面的路還很長，困難還很多，我是一個黨員，該有多少工作在等着我回去做啊！」

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於甘孜

光榮的脚印

顧 工

當我和修築雀兒山公路的指戰員握手的時候，我立時感動得眼角潮潤了。指戰員的手，是在昨天的裂口上綻開了今天的裂痕，在舊的血斑上又磨起了新的血泡，但是他們並沒有把凍成這樣的手，放進掛在胸前的皮手套裏，他們的手還在捏緊鋼鉗，掄起鐵鏈，鑿着一方方最堅硬的石頭。我想起一位政治委員的話：「在這段公路上，每公里都染着戰士們的鮮血。」起初我只認為是句動人的文學描寫，這時我才深切的理解，這是句沒有一絲誇張的藝術說明。

以後，我熟識了一個叫王慶雲的戰士，好多指戰員都向我這樣地介紹：「這是個不怕危險的人。」他做過這樣驚人的事：